

14928.25  
15

# 中国名寺

# 风水

中国建筑·风水·旅游大系

潘祖懿 许承宗 李克勤 吴婉芬

联袂推荐



张明  
著

隐中有显，显中有隐，各山之中，一寺隐现，远观不见，近则巍然。僧人结茅山间，详察地形、水源、风向、日照、景观、交通等，然后定址。天下各山僧占多。

书中所述佛教四大名山及八大宗派祖庭，代表两千多年中国佛教建筑精华，更是风水文化的最佳实例。

一套建筑风水文化的

总汇之作

一套风水文化旅游的

经典教材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 中国名寺

# 風水

张明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寺风水/张觉明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7

ISBN 978 - 7 - 216 - 05845 - 2

- I. 中…
- II. 张…
- III. 寺庙—简介—中国
- IV. 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124 号

中国建筑·风水·旅游大系

中国名寺风水

张觉明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字数:331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1.625  
插页:3

版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数:1 - 7 000

印次: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845 - 2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 自序

佛教非中国的本土宗教，从印度东传已两千余年历史，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佛教不仅传入时间最早，而且与中国文化结合最深，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从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几个世纪的融合，形成八大宗派。

这些宗派都有创始者和主要继承人，他们同被奉为祖师；祖师的庭院，即他们所开创或住过的寺院，称为祖庭。这些祖庭是中国佛教宗派的发源地，在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佛寺选址是隐中有显，显中有隐，名山之中，一寺隐现，远观不见，近则巍然。僧人结茅山间，详察地形、水源、风向、日照、景观、交通等，然后寻址。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都是最好的景点，往往也是风水首选。

宗派祖庭都是千年以上的道场，选址在背山面水、四面围合之处，有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优，风水绝佳。因受三元九运、地气转移的影响，其择址、布局的好坏，影响宗派兴衰。有些宗派祖庭已荡然无存，或仅留遗迹，有些至今仍在弘法，香客不绝，兴衰如天壤之别，令人唏嘘。

佛教的宗派祖庭，较著名的有：

天台宗：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当阳玉泉寺、浙江宁波延庆寺。

三论宗：江苏南京栖霞寺。

法相宗：陕西西安慈恩寺、西安兴教寺。

律宗：江苏扬州大明寺、陕西西安净业寺。

华严宗：陕西西安华严寺、户县草堂寺。

净土宗：山西交城玄中寺、陕西西安香积寺、江西庐山东林寺。

密宗：陕西西安大兴善寺、西安青龙寺。

禅宗：河南登封少林寺；河北成安匡救寺、正定临济寺；安徽岳西二祖寺、潜山山谷寺；湖北黄梅四祖寺、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广东广州光孝寺、曲江南华寺、广州六榕寺、乳源云门寺；湖南衡山福严

寺、衡山南台寺、宁乡密印寺；江西南昌佑民寺、奉新百丈寺、吉安净居寺、宜春栖隐禅寺、宜丰普利禅寺、宜黄曹山寺、永修真如禅寺、萍乡普通寺、靖安宝峰寺；福建福清万福寺；浙江宁波天童寺、余杭径山寺；江苏南京清凉寺、苏州虎丘山寺。

佛教在两千多年的汉化过程中，产生许多风水大师，许多宗派祖庭或是千年古寺，往往是由风水师选址、布局或是改善风水，至今仍香火不断，人才辈出。此种案例俯拾即是，如：

风水大师选址：唐朝时风水大师司马头陀，曾看过一百七十多处风水，最有名的是江西永修真如禅寺及湖南宁乡密印寺。这两处寺院均为禅宗祖庭，一千多年来虽历经多次兴废，至今法嗣不断。

高僧以风水布局重建：清末民初虚云大师，亲自以罗盘定向，按风水原理布局，重修寺院，以广东曲江南华寺及广东乳源云门寺最著名，使千年古刹得以门庭再焕。

演本法师，俗家姓名尤雪行，字惜阴，号策群居士。民国初年，曾著《东方之科学：宅运新案》、《宅运图解》、《人间天眼指南宅运撮要》，演绎数理、地形、方位、时空、人事等错综复杂之关系，颇具卓见。《东方之科学：宅运新案》被誉为“活易经”，是三元玄空风水学的传世之作。演本法师堪舆寺院的实例有：浙江天台国清寺、天台万年寺、天台高明寺、天台妙峰庵、天台真觉寺、天台拜经台、天台华顶寺、天台至觉岸、天台定光庵、天台修禅寺、天台药师庵、天台小室岩、天台下方广、天台中方广、天台上方广、天台斗室寺、天台妙音庵、天台景星庵、天台耕云庵、天台地藏殿、台州钟巽院、杭州百衲庵、杭州仁王讲寺、杭州圆觉庵、杭州常寂光寺、杭州中印禅院、杭州法华精舍、宁海广润寺、宁海延寿堂、黄岩多福寺、临海观音洞、临海西方寺；上海安乐院、上海万寿寺、上海女居士林；福建泉州开元寺、泉州朵莲寺、泉州承天寺、厦门南普陀；江苏苏州北寺、苏州准提寺、苏州报恩寺、无锡佛经流通处、无锡开利寺。

风水大师居住之地：五代时文矩慧日禅师，俗家姓名黄妙应，撰有风水名著《博山篇》，载于清朝《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堪舆部，可见历来受重视的程度。他曾居住福建东禅寺（即南少林寺）、南安雪峰禅寺、莆田石室岩寺（妙应寺）、莆田慈寿寺，至今仍弘法不

断。

书中所述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及八大宗派祖庭，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佛教建筑的精华，更是中国风水学的最佳实例，研究这些千年古寺，可以印证风水学的博大精深。

# 目录

<b>第一章 风水</b> .....	001
第一节 古今论述.....	001
第二节 文献记载.....	033
第三节 四面围合.....	041
第四节 山环水抱.....	048
第五节 依山傍水.....	056
第六节 植树补龙.....	064
<b>第二章 江苏</b> .....	072
第一节 南京栖霞寺.....	072
第二节 扬州大明寺.....	077
第三节 苏州虎丘寺.....	084
<b>第三章 浙江</b> .....	093
第一节 普陀山.....	093
第二节 天台国清寺.....	103
第三节 宁波天童寺.....	109
第四节 宁波保国寺.....	113
第五节 余杭径山寺.....	119
第六节 慈溪五磊讲寺.....	122
<b>第四章 安徽</b> .....	125
第一节 九华山.....	125
第二节 岳西二祖寺.....	137
第三节 潜山山谷寺.....	140
<b>第五章 江西</b> .....	146
第一节 庐山东林寺.....	146
第二节 奉新百丈寺.....	155

第三节	吉安净居寺	158
第四节	宜春栖隐寺	161
第五节	宜丰普利禅寺	164
第六节	宜黄曹山寺	168
第七节	永修真如禅寺	171
第八节	萍乡普通寺	173
第九节	靖安宝峰寺	176
第六章	湖北	180
第一节	当阳玉泉寺	180
第二节	黄梅四祖寺	185
第三节	黄梅五祖寺	187
第七章	湖南	195
第一节	衡山福严寺	195
第二节	衡山南台寺	198
第三节	宁乡密印寺	200
第四节	浏阳石霜寺	206
第八章	山西	210
第一节	五台山	210
第二节	交城玄中寺	227
第九章	陕西	232
第一节	户县草堂寺	232
第二节	西安大慈恩寺	237
第三节	西安兴教寺	241
第四节	西安净业寺	245
第五节	西安香积寺	246
第十章	河南	250
第一节	登封少林寺	250
第二节	汝州风穴寺	260
第十一章	福建	264
第一节	福清万福寺	264
第二节	福清南少林寺	268



第十二章 广东	272
第一节 曲江南华寺	272
第二节 广州光孝寺	278
第三节 广州六榕寺	286
第四节 四会六祖寺	292
第五节 新兴国恩寺	296
第六节 乳源云门寺	302
第七节 肇庆庆云寺	307
第十三章 四川	310
峨眉山	310
第十四章 北京	344
潭柘寺	344
附 录	349
全国重点佛寺	349
参考书目	351

# 第一章 风 水

## 第一节 古今论述

中国民谚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说。的确，中国的寺院大都远离繁华的都市，幽禁在秀美的乡间。人烟稠密的地区固然不乏香火鼎盛的大佛寺，但是更多的寺院、殿堂则隐藏在浓荫翠谷之中，安置在浩浩江湖的沿岸，挺立在崇山峻岭之巅，这便是中国佛教在地理分布上的一大特色。

汉初，社会上盛行自然无为的黄老之道，同时还流传着对于天帝和祖先神灵的崇拜和信仰。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更占据了统治地位。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宫廷里和社会上正流行着黄老之学和各种方术。由于黄老之学主旨为清虚无为，与佛教表面上相同，佛教就在道术那里找到了相通之处，让道术充当了它的保护伞。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依附于当时的道术而存在，并作为道术的一种而传播。

为了使佛教在中国生存、传播开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依附攀缘中国固有的风格习惯和思想信仰。魏、晋以来，佛教兴盛。由于文人与僧人交游往来，而寺院又往往成为文人政治避难的世外桃源。魏、晋文人寄情畅神于自然山水，不仅找到“山水以形媚道”老庄玄学表达的最佳方式，而且发现了山水的自然美。因此，多把庄园与寺院建在幽静的山林之中，既可以全身远祸，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又可以超脱红尘，有利于文人澄怀观道，甚至还包括希冀延年益寿的生理需求在内。

唐以后的禅宗，改变了早期佛教持钵行乞的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更讲究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禅师们常常沉浸在青山白云、清水流泉之中，领悟生命的真谛。深山里的古刹，常常是禅师们的悟道之

所；丛林禅院，成为僧人们参禅打坐的清修之地。

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逐渐深入，各个宗派相继成立，他们不仅各自确认自己的祖庭，为了壮大宗派，还要建立一批寺院来发展徒众，坐习教理。特别是净土宗和禅宗的成立，获得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一致认同，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越来越多的寺院在广阔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僧人为了潜心钻研佛理，远避城市，深入山林，把自己置于优美的大自然中。

经过千余年的演变，大批的佛教圣地诞生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像天台、终南、栖霞、虎丘、鸡足、雁荡、云门、庐山、衡山、玉泉、千山，都以悠久的佛教历史、著名的佛教古刹、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普天下大批信徒和游客前去朝拜和观瞻。五台、普陀、峨眉、九华四大名山，更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

佛教寺院多选在山顶极峰，或者半山腰，或者依傍悬崖峭壁，这样便于极目远眺，俯临凡界，同时可以超世脱俗，表现出神秘的色彩。人们仰看半天云中的寺院，就会想到它是神与人的媒介，是天帝与人间的中转站，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从而提高寺院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蒋述卓在《山水美与宗教》一书中，如此说：

天下名山中的宗教建筑是多种多样的，有寺、庙、塔，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建筑，如桥、泉、井、池等。寺庙又由院、殿、堂、庵、楼、阁、亭、台、轩、观等部分组成。这些宗教建筑的布局灵活多变，与名山山水的结合，亦结合了多种形式，或掩映于翠林之中，或耸立于高台之上，或巧构于溪壑幽谷之畔，或飞峙于危岩险崖之中，其与自然山水的和谐一致，构成了一幅幅山水胜景，真可谓画图难足，往往使中外游人观之不厌，游之不倦，尽兴畅神。

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风气，对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风气固然出自道家思想与道教，却很快地也就影响了佛教。尤其是佛教流行于上层社会，而当时的上层社会恰恰又时兴寄

情山水、崇尚自然的风气，这就促使佛教也向着山林发展。

傅谨等著《中国寺观》云：

在佛教四大名山中，峨眉山和五台山都是道教建造官观的地方，只是因为后来被佛教夺走了才成了佛教的名山；而在唐代，儒、道两教为了争夺四川青城山，还曾经兵戎相见，最后是靠了皇帝的调停才平息了这场两大宗教间大动干戈的争夺。按照皇帝的诏示：“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各有区分”，佛教毕竟未能进占青城，但是这场大规模的角斗，却也说明了佛教对原来的道教所占据的环境的羡慕之情。佛教在选取建造寺庙地点的标准上逐渐向道教靠拢，由此也引发出中国宗教史上一个新的 important 发展趋势，即中国寺观建筑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山林化趋势的出现。

傅谨等人谈到佛教寺院的选址：

唐代大诗人贾岛有首著名的诗歌，“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据说贾岛写完这首诗后却一直为了诗中末句用“推”字好，还是用“敲”字好踌躇不定，后来遇到韩愈才选中了“敲”字，因为在静静的夜里一声敲击寺门的声音，无疑使得这里的幽静得到了强化，这种意境确实令人怦然心动。更令人心动的是寺僧居然能够找到这样幽静的所在建造他的寺庙，这种意境究竟来自何处？当然可以说它来自山林，然而更可以说，它来自中国文人眼中自然界特有的山水之趣。

贾岛是一个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佛学信徒，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从唐代开始，佛教高僧们就已经重视起山林的宗教价值了，只是不同的高僧用不同的形式来理解与表现这山水之趣，贾岛写诗，而更有道的高僧们则知道如何利用建造寺庙这种更直观的手段，因此他们在选择寺庙地点时总

是慎之又慎。在任何一个时代，佛教都没有放弃过对寺庙建造地点的精心选择。然而在不同时代，这种选择的标准往往是非常之不同的。佛教初入中国时，曾经倾向于选择都市大邑和交通要道来建造庙宇，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尽最大可能扩大它的影响，吸收尽可能多的信仰者，同时也得到尽可能多的供奉。可是这种选择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随着佛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影响日深，中国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也反过来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使对于最适合于建造寺庙的地点的选择，渐渐从都市大邑转向幽静偏僻的山林深处，进而又转向风光秀丽的江南。唐代寺庙的发展速度不能说不快，但是对于新建庙宇的地点的选择也越来越谨慎。大凡要建一座新的庙宇，主持僧总要派弟子云游四方，选择“佳丽之地”。在许多时候，这些高僧们选择青山绿水的江南美景还不仅仅是为了建造寺庙，像唐代的自在禅师就曾经“命弟子至江南选山水佳丽处，将以终老”，他是将寺庙作为晚年生命的寄托，作为自己最后归宿的。这样，宗教也就在它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同时，增加了更丰富的人生内容，僧人和道士们原来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外化了，在寺观建筑造型上得到了越来越成熟的表现，这也可以看作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地处杭州的灵隐寺和上天竺寺的寺庙群，就显出了这种成熟。

灵隐寺镶嵌在杭州西湖之畔，地处秀丽的山水之间，晨钟暮鼓，香烟袅袅，正是人世间一个超凡脱俗的幽静世界。

建筑是文明的产物，无论是民宅、寺院、道观、衙门、书院、客栈、店铺，均为人类栖息、活动的场所，也一样受到风水磁场的影响。戴俭著《禅宗寺院建筑布局初探》，谈到了禅寺与“风水”、“阴阳五行”诸说的关系：

由于佛教的特殊性，“风水”诸说在寺院建筑上显示出两个层次的意义。

这两个层次分别是来自寺院所具有的俗与圣双重性格的。其寺院内居住的普通僧人，从事着吃饭、睡眠等一般人世生活为其“俗”的一面。因此寺院亦有着类似于民宅的性质，也就应受着一般“风水”、“阴阳五行”诸观念的约定。如有所谓：“佛寺安灶与俗家作灶同。监斋司不可朝内供奉，须奉祖为吉，如逆供主有口舌，出入忤逆，一三时师不吉。或灶向南，谓顺灶吉，向北谓逆灶凶，并人口不安出忤逆，灶前左右有门冲吉……。”又“不论坐生，只要起造五进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殊不知土山，金山皆合为是，若木山，水山皆非也。至于开门之法须依《八宅周书》例，然佛门坎、艮、震、巽、离、坤、兑七山可开正门，惟乾山一局，辰巽巳三向不可开门。或从青龙首乙位出入，或从白虎首巳上开门，谓三福德门最吉。如在辰上开门，主间非火厄大凶。即如径山山门，向在青龙首乙上开门，后改正门出入，在周书为祸门，果见官非回禄，此最彰明昭著之可证也。”又“作灶法，须坐北朝南，坎山一局，前左箱作灶，灶坐东向，中官天井谓祖灶，大利。坐天井向东谓无情灶。”

所谓另一层次则来自寺院“圣”的属性。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的神秘力量一直是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其神通的意义常是以塔或佛殿为具体表现的。它们常作为趋吉化凶的象征。这一点与一般的世俗建筑尤其是民宅大为不同。

临汝风穴寺五代(九五〇年)时碑载：“有乡人卫大丑，收以材石，构成佛堂于此山之西北，镇压风穴，即今院基是也。”又“然则古人之所谓建寺创刹以镇山川气脉而使之祝厘帮家者尤晓明白矣！”类似于此类记载史料中常可见到。这说明寺院所具有的神通有平衡风水观念中不利环境心理的作用。因此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风水”诸说的影响。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许多“风水”、“阴阳五行”之书很

少涉及佛教寺院的原因吧！

寺院的选址则是普遍地以四周群峰环抱，水溪充沛为理想环境的。如风穴寺的选址屡屡赞言：“风穴白云禅寺者，诚禅栖之佳地也，层峦环拱，状若莲花……。”又《金陵梵刹志》载栖霞寺：“寺在摄山，一名伞山。有中峰屹然卓立，迤迤南下，左右山环抱如拱。”对于这种环境，寺院一直是作为一种理想而极力追求和维护的。《慧因寺志》言：“今南山慧因禅寺后唐天成二年吴越忠武肃王建，初称慧因禅院。面玉岑背兔岭，赤山左翼南峰右踞，箕泉蛟窗二水合流而南绕于寺门，环转而东北，回龙桥复南出赤山，埠达于西湖。”又载，宋苏东坡建苏堤“欲取土于山以实之，而诸山多石不便畚运，惟赤山纯土滨湖，易于输载。堤成而山已夷而原矣！形家言去此山则慧因失其左臂，行不利于兹寺。文忠（东坡）矢于佛前愿为伽蓝神以护之。命增己像于华光之右，嗣后屡着灵应……”。此正是中国寺院选址的普遍倾向，禅宗寺院亦当不异于此。

潘明权著《上海佛教寺院纵横谈》，谈到佛教寺院的选址：

上海已经开放了五十座佛教寺院，有不少同时也是上海的名胜游览地。全国的寺院更多，几乎名山大川都有佛教寺院。有句俗语“天下名山僧占多”。后人往往把它理解为天下名山都被佛教占去，这句话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可以说是“天下名山僧建多”。作为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的综合物的寺庙建筑物，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当然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物质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但这些结晶，能够经过千百年而流传至今的寺院，却大部分是因为佛教的原因，才汇集成包含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起这些建筑，保存下这些建筑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却都是因佛教而建，因佛教而存，因佛教而传。

佛教寺院为什么大多建在名山上？其实这话是应当辩证地讲，所谓“山以寺名，寺以山名”。古时，佛教寺院的选址，往往是有明确目的的，一般讲来，一种原因是佛教僧人为了便于传播，吸引信众，扩大影响；另一种原因是为了有利于僧人的自我修持。

前者，则起始于中国佛教第一个寺院——白马寺。白马寺建在当时东汉的都城洛阳，对佛教在中国的群众中进行宣传，扩大佛教的影响十分方便，而且可以借助于各方面有利的条件。因此，寺庙的发展逐渐由大城市、小城市到山林。城市历来都是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中心，城市中人口集中、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影响面大。佛教传入中国，是从帝王、贵族、官吏开始，再向普通百姓中发展。佛教同任何宗教的基础一样，除了本身的宗教素质，首要的要有人信奉，要让信奉者过宗教生活，信奉宗教的人越多，宗教的群众基础越扎实，宗教的影响越广泛，宗教的力量就越强大，宗教传播也就更快。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从东汉永平十年（六七年）正式传入中国时，只有摄摩腾、竺法兰两个外国和尚，被汉明帝请到中国来，向皇帝和少数贵族高官们，介绍佛教概况、基本常识和外国风情，并还没有什么基本信徒。永平十一年（六八年）皇帝改建国家接待宾客的官舍（鸿胪寺）为白马寺，仅供两个外国和尚安身和译经之用。但只经过了一百二三十年时间，到东汉汉献帝初平年间（一九〇至一九三年），那位《三国演义》中“三让徐州”的徐州刺史陶谦，他的手下的一个大将笮融为他督运广陵、下都、彭城的漕粮，竟敢截断三郡漕运的钱粮，“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回廊可容三千余人。以铜为人，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可见当时的佛教的影响发展得十分普遍和迅速。这种发展的原因，除了当时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军阀割据，战乱不断，连年灾荒和病疫传染，使社会和老百姓无以为生，只能祈求于宗教。当信奉道



教的群众,被当作“黄巾”余党戮杀的情况下,只能转而信奉于寄托来生的佛教,除这些社会的原因以外,佛教能在一百多年迅速传播,影响扩大,与佛教的基本教义普及是分不开的原因,与佛教寺庙建在城市中,尤其建在大城市中的作用有很关键的密切关系。

这里所举的例子,至少说明,笮融是陶谦手下的“下邳相”,只不过是一个中级的军阀官员,作者是一个佛教徒,不管他是从社会的原因还是宗教的原因,他当时造的寺院,能容三千余人,寺庙的规模是很大的,“重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一定是十分宏伟豪华的,塑的佛像“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是符合佛像丈六金身规矩的。能在远离京城洛阳的江苏地方,建起这样的寺院,塑这样的佛像,证明当时寺院建筑,铜佛像铸是很有经验的。寺院中,能“容三千余人,悉读佛经”,说明佛教传入一百多年中,大量佛经翻译出来,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城市的寺院中,有三千余人集中起来读经书,信徒之多和佛经的普及是可想而知的。“每浴佛辄多设饮饭”,“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当时已经经常举行佛教法会,而且“每浴佛”,释迦牟尼佛生日的浴佛节,已经普及和融合作为民间节日,这些中等城市每次能聚一万多人规模参加佛教活动。在一千八百多年前交通不便利,通信传播不发达的条件下,佛教在城市中开始传播,从上层向中、下层百姓传播,佛教寺院选择在大城市中建造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

选择建造佛教寺院位置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佛教僧人进行修持。佛教本身要求佛教信徒,尤其是出家僧人应进行严格的修持。研究佛教教义和翻译佛经的佛教需要有合适的环境。为了这种目的,以及后来衍生出的许多其他原因,选择幽静、清净的环境,远离城市的喧嚣,但又不绝对与世隔绝的城市周围的名山,就是第二种选址目的的首选地。从此,山,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寺院第一座大门为三门,因为一进三门就进了庙,进寺也是进山,三